

心存善意，從療癒中重新出發

——《鈴芽之旅》的生命啟示

文／李治華（大學教授）

日本神話傳說中，地震是由於地底下的大型「鯰魚」精怪所引動的，日本動畫電影《鈴芽之旅》以東日本震災為故事的時空背景，震撼日本觀眾的靈魂深處。

電影以蚯蚓代替鯰魚，因蚯蚓活在地下，且能鬆動土地，當體型變得巨大無比，衝出地面之時，自然便會引發地震，以佛法來說明，「蚓厄」的隱喻代表眾生心地深處盲目衝動所蘊積的惡業，一旦被引發出來，就會造成地震災難。

在日本神話中，鹿島神明用「要石」鎮壓住地底鯰魚的頭尾，防止地震發生。在電影中，「要石」被改編成兩隻具有神性的貓大臣，分居兩地成為石化的要石，鎮壓引發地震的蚓厄。要石即是鎮石，可代表「未生

惡令不生起」，也代表心定專一不移。

擔任要石，必須覺悟無我為眾

壓制蚓厄的要石之職，由黑白兩位貓大臣擔任，「貓」象徵在黑暗之中的覺照力量，黑貓體型碩大而穩重，白貓嬌小如小孩般性情浮動。小白貓遇見善良的鈴芽之後，想當鈴芽的孩子，不想繼續再做孤獨的鎮石，因而棄職逃跑，致使地震頻發。為了尋找可以擔任要石的替身，就將坐在「三腳椅」上的草太靈魂囚禁於椅中當鎮石用。後來草太雖為了壓制地震，自願成為要石，但鈴芽得知後，又為了拯救草太自願成為要石；最後，小白貓看清自己

內心對母子關係的渴望，自願再回去擔任要石。

成為要石，除了心的鎮定專注之外，還必須有「無我為眾」的覺悟，否則就只是石頭壓草，治標不治本。

關門師草太具有慈悲大愛，他馬不停蹄地在日本各地的廢墟（可代表人心的荒廢、空虛）中，尋找被「蚓厄」衝開而引發地震的災難之門，並將門關好、鎖上。

並唸誦一段「關門咒」呼喚日不見神（代表召喚心地內在滅除惡念的智慧）及產土神（土地神）。

關門師代表滅除外在的惡業（已生惡令速滅），唸「關門咒」之時，先要感受此地

成為廢墟之前的民眾生活與心情，咒文表示人領受於產土神的土地，在繁華落盡之後，成為一片無人打理的廢墟之地，有負神明，謹將土地歸還於神明，令土地神能讓土地再活化利用，藉此表達對於土地與神明的感恩與敬重。

「產土神」可表徵我們心地中本自具足的偉大心性，能夠產生萬物、滋養萬物，令萬善持續增長（已生善令增長），土地永續利用。

解開心結，踏上自我療癒之旅

《鈴芽之旅》的片頭，是東日本震災海嘯之後的一片廢墟，兒時的鈴芽正徬徨無助地獨自找尋媽媽，這時穿越時空進入「常世」的高中鈴芽，安慰童年的小鈴芽：你的未來一定會陽光普照，我就是你的「明天」；並從地上撿起媽媽為小鈴芽親手製作的小椅子，交予小鈴芽。

小鈴芽並不知道大姊姊的身分，在小鈴芽的日記繪本中，自從311之後，日復一日的都是塗滿黑暗，直到遇見高中鈴芽，日記才又亮麗起來（未生善令速生）。但之後，鈴芽在成長中遺忘了這段遭遇，只有偶而在夢中浮現。

鈴芽是震災遺孤，內心潛藏著渴望獲得永不失去的愛，鈴芽母親為她製作的小椅子，雖然少了一隻腳，早就不合用，但鈴芽卻仍一直將這「三腳椅」留在身邊，「三腳椅」代表執念、依賴、不捨。後來草太變身為這三腳椅之後，同樣成為鈴芽愛戀難捨的對象。這「三腳椅」承載了心理學上的「投射」與「空椅」的效應。

電影中設定的「常世」是在災難之門的另一端，是往生者居住的世界，存在著所有的時空，這代表萬法都活在我們心裡，從未消失，所以對於過往的心結，必須予以療癒解開。

高中的鈴芽回到過去後，重新經歷災難的場景與心情，才知道原來兒時遇見的大姊姊就是自己，此刻長大的自己撫慰了心中時而停滯不前的小女孩，讓鈴芽打開關閉已久的心門，終於解開被人遺棄、愛的失落、孤單無助的恐懼心結。療癒化解內心悲傷之後，再關好心門，充滿光明重新出發。

行善去惡，方能打開光明坦途

影片中的幾位配角，可以代表「眾善奉行」：收養鈴芽、耽誤自己婚姻的環姨媽，她長期付出親情，但卻愈加執著，形成彼此心理的沉重負擔，後來經過埋怨、爭吵與感性溝通之後，重歸初心的親愛；鈴芽旅程中偶遇的女孩與女老闆，還有草太的朋友，都是熱心助人、不求回報、沒有負擔的友愛。而鈴芽身邊時而出現的兩隻蝴蝶，則可代表已逝去的父母，對鈴芽的永恆關愛與祝福。

地震的受害犧牲者，或許也還有著菩薩捨己為人的願力承擔，正如聖嚴法師的開示：「一些在大災難中失去了生命的人，他們都是最好的老師、最慈悲的老師、最有智能的老師。他們忍受一切的痛楚，用他們的身體、他們的生命來做教材，讓社會大眾從中得到教訓，知道此後應該要往什麼方向思考，往什麼方向努力，或者應該要改進哪一些不好的行為或想法。」

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，是佛法的宗要，「未生惡令不生、已生惡令速滅、已生善令增長、未生善令速生」正是行善去惡的精進之道，我們凡夫的身口意三業經常善惡夾雜，不論對自己、對他人，都存在著自我中心的我執貪愛，唯有心存善意、慈悲喜捨，才能真正踏上心靈成長的光明坦途。

